

天禄辟邪新考

——从角数规律看南朝帝陵石兽的名称

宋震昊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13)

内容提要:南朝帝陵 11 处有角石兽,其角数规律为出左兽为二角、右兽为一角。若以石兽躯体是否呈 S 形跃动为主要标准,则它们可以分为 A 型和 B 型:A 型学东汉的镇墓石兽,每足四趾;B 型学狮子形,每足五趾。根据宋代金石学文献中东汉宗资墓、宋均墓、州辅墓的重要记载可知朱希祖对南朝石兽名称的论证不成立,结论应是“一角为辟邪,二角为天禄”。

关键词:南朝石兽 角数规律 天禄 辟邪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南朝帝陵石兽的名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过去有朱希祖^[1]、朱倮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且两方各自都有支持者,以至于有角石兽到底何为天禄、何为辟邪的问题就此搁置,没有定论。但近二十年来似乎达成了一致,曾布川宽、杨宽、刘敦桢、林树中、梁白泉、卢海鸣^[2]都认为帝陵前的石兽无论是独角还是双角,应统称为麒麟。只有罗宗真、姚迁等少数学者仍然采用朱倮的结论:“独角曰麟,双角曰天禄。”^[3]还有一位孙机先生提出了“一角为辟邪,二角为天禄”的崭新观点^[4],根据是浙江出土的神兽铜镜,上有独角兽纹饰,旁注铭文“辟邪”。

笔者对于笼统地采用麒麟的说法不甚满意。虽然正史曾使用过“麒麟”作为统称^[5],但它只能作为南朝石兽的一种名称^[6]。天禄、辟邪是另一套名称,能反映“麒麟”说无法揭示的石兽角数与名称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故意回避“天禄”、“辟邪”这两个名称,因为它们太有历史渊源了:它们曾成对出现在东汉学者的著述当中,而且宋代的很多金石学家还沿用此说。如果贸然扬弃天禄辟邪的历史说法,无异于逃避南朝有角石兽名称的问题。

现代考据学讲究二重证据法,即以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互为补充证成其说。我们的问题就在

于如何将“天禄”、“辟邪”与屡见于考古发掘的带角神兽对应起来。从存世的和发掘的文物来看,两汉到南朝这段时期带角有翼神兽出现最频繁,广泛见于画像石、金器、玉器、摇钱树、铜镜、铜插座、镇墓石兽乃至印章,其造型是当时帝王将相喜闻乐见的。但不同材质和品种的神兽,其动物的特征又各有不同,或似马、或似羊、或似螭虎、或似狮子,在细节和装饰特征上也千差万别,明显不是出自一个序列的工艺传承^[7]。看来,将同材质的神兽进行比较,方是较为明智和科学的。南朝帝陵石兽不管在造型上还是装饰细节上,都与东汉的镇墓石兽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因此二者的传承关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将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进行比较,方能找到文献记载的名称与实物图像的契合点。

一 南朝帝陵石兽的分型

近十年来的论文中,龚良^[8]和曾布川宽^[9]都注意到了南朝帝陵石兽有一个齐梁变化,即南齐的石兽身体的跃动性要强些。笔者延续他们的观点,将南朝帝陵石兽从造型上分为:A型——身体呈S形大扭动态的有角石兽,B型——身材略为敦厚、更接近于狮子形状的有角石兽。

A型很明显是以东汉中原地区的镇墓石兽为蓝本,继承了它们的S形大扭动态的螭型身体、浑



图一// 南阳宗资墓石兽^[10]



图二// 丹阳胡桥镇仙塘湾萧道生墓右兽

A型——S形大扭动态

身装饰有流星散射状的大鳞片、呈弯月状纹饰的翅膀根部、颈部扭向外面(如果从正面看可以看得很清楚)、腿部无肘髯毛、伸出外面的前肢等特征。可资比较的东汉同类石兽有:著名的南阳宗资墓石兽二只(图一)、陕西汉中市城固县的李固墓残兽。

A型有角石兽全部集中于丹阳陵区,有狮子湾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石刻、仙塘湾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图二)、金王陈村南齐失名陵石刻、前艾庙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四座。位于三城巷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是梁代的早期作品,除颈部没有扭向外面之外,仍具有上述A型的特征,特别是保持了身体的S形扭动,所以暂列入A型石兽名下。

它们都有一种腾跃欲飞的动感,虽然脚留在地上,但却像是非常稳健地在天空中漫步,完全是汉代求仙思想的反映。所以站在它的面前,虽然被

其巨大的体量所震撼,但仍然觉得石兽并不重,整体给人以向上升腾的轻飘飘的感觉。这些都反映了南齐石兽奇特潇洒的形制风貌。

B型是以狮子为蓝本,身体没有呈S形的大扭动,显得身体稳重而敦厚,附属特征还有:浑身的大鳞片装饰仅在脊部保留,有的学者称为联珠纹,身体侧面的主要部分都代之以卷毛纹;翅膀根部失去了弯月状纹饰,而代之以多层次的卷毛纹;其颈部也没有了扭动的倾向,从脸的正面看去,头与身体完全在一条线上;四肢的肘部有狮子所特有的髯毛^[11];伸出里面的前肢(表一)。

B型的有角石兽分布于南京、丹阳二地,有三城巷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图三)、三城巷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图四)^[12]、三城巷题萧鸾兴安陵石刻、陵口石刻、南京狮子冲永宁陵石刻(图五)共五处。王志高先生认为,狮子冲石刻不可能是陈代帝陵之物,而很可能是梁昭明太子陵。不管是其所处的梁代陵区位置,还是造型的相似性,都可以充分地支持这一说法。照此说,则B型石兽都属于梁代之物。

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在于其巨大的体量和略显笨重的感觉,二是其花纹的装饰风格与齐代有所不同,用曾布川宽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图案化”了,显得文大于质,雕饰稍过。总之,B型石兽反映的是梁代绮丽繁复的美术风格。

难以解释的是,南京麒麟铺的宋初宁陵石刻除了形制较为朴质外,完全符合上述的B型有角石兽的特征,所以权宜之计,暂将它划入此类,一并考察。此外还有位于南京江宁石马冲的万安陵石兽,因其皆为无角兽^[13],所以没有列入笔者的考察范围。

为了搞清南朝帝陵石兽的名称问题,先得将现存石兽的角数及附属特征调查明白。笔者决定

表一// A型、B型石兽特征对比一览表

	A型石兽	B型石兽
躯体	S形大扭动	稳重敦厚
装饰	浑身有大鳞片	身体以卷毛纹为主,仅脊部有鳞片(联珠纹)
翅膀根部	弯月状纹饰	多层次的卷毛纹
扭颈	颈部扭向外面	头与身体完全在一条线上
肘髯毛	腿部无肘髯毛	四肢肘部有狮子所特有的髯毛
前肢	伸出外面的前肢	伸出里面的前肢
雌雄	间有雌雄成对出现	主要发现的都是雄性成对出现
趾数	四个	五个



图三// 萧衍修陵左兽



图四// 萧纲庄陵残兽



图五// 永宁陵左兽

B型——狮子形石兽

采用笨办法,对所有的A型和B型有角石兽进行调查统计,并从中发现一角、二角的角数规律,以及角数和雌雄、脚趾数的关系,希望能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南朝工匠制作工艺的规律性。虽然前人关于石兽的角数已有所描述,但并不系统,而且少有涉及石兽的性别问题,所以笔者希望调查的结果尽量充分完整,并附上据实记录的存毁描述,可供有兴趣的朋友提出质疑。

二 石兽的角数规律

通过对以上11处帝陵的特征观察和记录,综合整理成《南朝有角石兽特点一览表》,列有陵名、左兽右兽、造型、雌雄、角数、趾数、存毁说明七项。其中角数为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项目,由于大多数帝陵石兽的角部位都有所损坏,所以在存毁说明一项中笔者写明了判断角数的依据。

另外石兽左右之分,与曾布川宽《六朝帝陵》所定完全相同。这是按照考古学中约定俗成的惯例,以站在墓室中面向墓门的方向来分左右,通常情况下,与按风水规律背对山陵望向石兽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符合古人面阳背阴的方位判断习惯^[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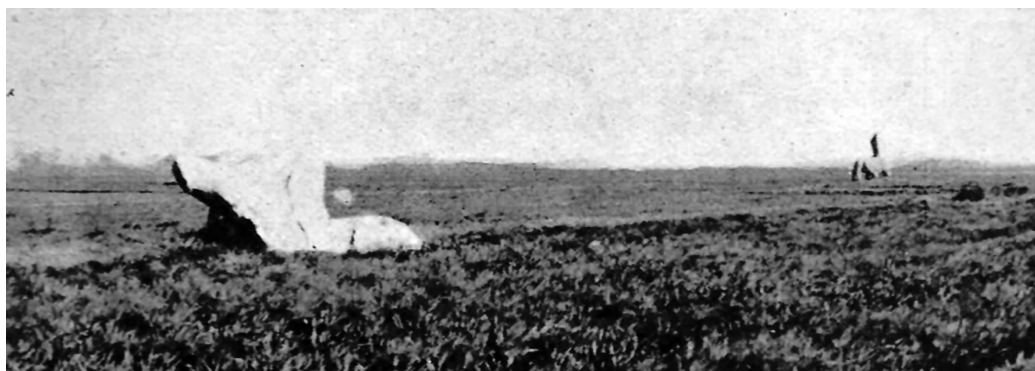
先看A型石兽,可以发现除了永安陵的右兽因头部残缺,完全无法判断角数外,其余四处的角数非常一致地都是左兽为二角,右兽为一角。而且如果其中之一是雌性石兽的话,一定是左边的二角石兽为雌^[15],如永安陵和修安陵。

A型石兽除了左兽二角、右兽一角的关系确

定外,还有每一个爪的趾数是相同的,均是四趾。本文认为,四趾与上文述及的A型石兽的其它特征一起,形成了南朝梁以前的工艺风格,在一段时期以内大多数工艺特点都得到了保留。而且每一个石兽又绝不雷同、各具个性,保持了南齐艺术的高水准。

再观察B型的六处石兽,可以先得出陵口与南京的初宁陵、永宁陵三处是符合左兽为二角、右兽为一角的规律的。但三城巷的三处由于石件或缺或残,都只能判断其中一只的角数,萧衍左兽和萧纲右兽都为二角。如果从逻辑上判断,即使佚阙的石兽都是一只角,萧衍、萧纲这两处石兽都会打破所有带角石兽“左二右一”的规律。但翻开《图考》的37号图(图六),即可发现在解放前朱侠拍照时的情况是萧纲墓(即所谓的“别为一陵”)残兽头埋在土里,腿部指向北方(三城巷的四处石兽与南北方向的肖梁河平行,排成近似一条直线),从常理上推断,它只可能是左兽,与萧衍石兽在同一边,因为如果它是右兽,怎么摔也不可能摔成图六中那样的姿势。而今天的萧纲石兽明显是被后人挪近了距离,且弄错了石兽的左右(图四)。这样看来,萧衍和萧纲的左兽均为二角,并没有打破“左二右一”的规律。

除弄错萧纲石兽的左右外,当地文保人员还犯了一个大错,就是将萧鸾的四个足续错了。如今兴安陵的四肢从齐下腹的位置开始一直到足部,都是用水泥后续上去的,不仅外形十分拙陋,与石



图六// 萧纲、萧衍石兽(右)在1935年(《图考》图37,有裁剪)

兽的整体风格不符,而且将每一个足塑成了四趾。参考《图考》图25,可以发现在解放前的兴安陵石兽仍有三足,从其中一足可以数出本为五趾。

除陵口石兽四足俱断无法判断外,其它的五处石兽均为五趾。但陵口与萧纲石兽是所有石兽中间相似度最高的一组^[16],所以很可能趾数情况与萧纲石兽相同,都是五个。因为这种相似度,陵口石兽也很可能与萧鸾兴安陵、萧纲庄陵、狮子冲永宁陵一样(图五),都有四爪向上翘的独特造型。

此外,六处石兽有三处的雌雄情况都是左右均为雄性,而且未发现一兽为雌性,似与A型石兽雌性间出的情况有所区别。总之,五趾与上述B型石兽的其它特征都是南朝梁以后风尚的工艺作风,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与A型石兽相比是两个系统(表一)。

南京麒麟铺石兽长期被定为刘裕初宁陵之物,前年王志高先生依据唐宋志书中的地理和铭文记录将此处定为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之物,考证详实,颇有道理^[17]。尤其是他提到《南齐书·萧疑传》“(长宁陵)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认为好大喜功、频繁改制的孝武帝刘骏效法的就是中原东汉同类石兽的造型,这与笔者在上文所论是一致的。而且“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就是说长宁陵石兽成了后世帝王陵墓争相模仿的对象,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B型石兽的细部特征与麒麟铺石兽接近的现象。那么,麒麟铺石兽(或与之接近的已佚宋陵石刻)很可能就是梁以后石兽的范本。

而宋陵石刻效法的对象是荆襄地区的东汉石兽,其造型又与A型石兽效法的南阳和陕西的东汉石兽大有区别。从现存文物中,笔者暂未找到有与B型石兽相同的实物,只有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博物馆的一对石兽近似之,据李零说是在1930年前后被盗走的,标东汉,出自河北

内丘县吴村^[18]。所以,将麒麟铺石兽划入B类,虽然不符合类型学时代一致的要求,但也颇能反映其造型传承的渊源关系。

此外又一个问题也就此产生,即东汉石兽为什么会在河南、河北、湖北、四川等地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它们是否有各自的祖型或范本?是否出自于地方工匠的再创造?在造型中哪些是属于地方特色元素的部分?是不是可以仿照宿白将魏晋南北朝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南方、北方、西南等六区^[19],也将石兽进行分区?笔者认为,这都是将来需要在类型学上做一番仔细研究和分类的。

总之,不论A型还是B型石兽,符合左兽二角、右兽一角规律的有七例,占到石刻总数的63.6%。余下的四处有两处是仅余一只石兽,还有两处是其中一只石兽头部缺损,但完好的一只石兽都符合此规律,所以从整体来说,南朝帝陵带角石兽的角数与“左二右一”惊人地相合。

三 石兽名称新考

在东汉著作中,“天禄”、“辟邪”的成对出现很值得注意,如《汉书》孟康注: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20]

东方朔《十洲记》曰:

聚窟洲有辟邪、天禄。^[21]

这种情况在《金石录》等宋代考古学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详见下引),当时记载了大量汉代石兽的遗存情况,据记载二石兽肩上还各刻有“天禄”、“辟邪”的字样。

本文欲考察这些史料,证成南朝帝陵石兽“一角为辟邪,二角为天禄”的观点。证明如下:

首先,最早的相关记载出于《后汉书》唐李贤注:

天禄,兽也……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22]

到了宋代,考古之学大兴,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续》、董道《广川书跋》、沈括《梦溪笔谈》、赵明诚《金石录》均谈到了这一石刻。其中以《广川书跋》的描述更为具体:

墓列二兽,其高八尺,角而鳞分鬣曳,尾过壮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23]

“左曰天禄,右曰辟邪”,这是宋人观察到的东汉的实物情况。在《明一统志》中南阳还发现同类案例:

宋均墓在南阳县东北古城内(《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六无“古城内”三字),墓前有二石兽,蹲踞相向,状若羚羊,左刻天禄,右刻辟邪,四字古文,最奇,左刻为雷所轰。^[24]

“左刻天禄,右刻辟邪”也与董道对宗资墓的描述完全一致,说明这样的规律不是巧合,而是东汉石刻当时约定俗成的事实。

赵明诚《金石录》:

州辅墓石兽膊字……(予)会故人董之明守官汝颖间,因托访求之,逾年持以见寄:其一辟邪,(酈)道元所见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岁为村民所毁,辟邪虽存,然字画已残阙难辨,此盖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复得矣。^[25]

这段材料与宗资墓铭刻同为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而州辅墓早已亡佚,今天的平顶山市已看不到它的身影。但其字体据《广川书跋》,当是如今汉镜铭文上习见的半隶半篆文,绝非后人伪刻^[26]。它们都表明汉人会在石兽上标明“天禄、辟邪”的字样,这就是他们当时对石兽的叫法。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南朝一系的匠人,所以A型石兽会和汉宗资墓石兽惊人的相似。

上文谈过南朝有角石兽模仿的就是中原一代的东汉石刻,那么“左曰天禄,右曰辟邪”的宗资墓、宋均墓石刻也应该符合南朝“左二角、右一角”的规律,那么就可以推出左为天禄是二角、右为辟邪是一角的结论,也即“一角为辟邪,二角为天禄”。此其证一。

其次,朱希祖对南朝石兽名称的论证中有重大疏失。他在谈到现藏于河南南阳县汉画博物馆的宗资墓石刻为什么都有二角的时候,判断其中

有一只并非来源于宗资墓,因为光绪《南阳县志》明言宗资墓右兽“折缺中半”,而现存的石兽身体没有折缺。这个判断说明朱希祖先生是极有眼光的。但可惜的是,朱先生认为另一个石兽来自于宋均墓(见上文引述),其左刻为雷所轰,剩下的右刻正好与宗资墓凑成一对。接着,他是如此论述的: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云:“南阳宗资墓旁石兽膊上有刻字,曰天禄辟邪,鲜于伯机少时,曾至其地,亲见西门北门,各有二石兽,但北门外者,去宗资墓不远,大军围襄阳,时士卒多病虐,模天禄二字,焚而吞之,即愈,人以为异,然辟邪已亡矣。”

案元鲜于枢所见宗资墓前辟邪,虽云已亡,其实不过折缺中半,埋之土中,几不可见,故云已亡也,与明杨应奎所见合,此二证也。然则二角为辟邪,此说于汉实物已有证矣。^[27]

从他所出示的史料来看,宗资墓犹存左兽(天禄),宋均墓犹存右兽(辟邪),如果按朱氏所说它们两个被凑成一对,则从理论上它们不可能都是两角。可以用反证法,假设它们凑成一对,则宋均墓的辟邪是二角,由此可得二角为辟邪;而宗资墓的天禄也是二角,由此可得二角为天禄,则结论为:辟邪、天禄都是二角兽。而朱希祖的最后结论为:一角为天禄,二角为辟邪。二者相悖,所以朱氏的推论不成立(表二)。

其实另外那一只可以来源于附近的其他石刻,不一定非要来自宋均墓。朱氏自己也说“南阳有三对”石刻^[28],指的就是《研北杂志》提到的西门石刻。他为什么不说不一只来自西门石刻呢?这个归属问题恐怕是再也搞不清了,我们只能就此搁浅。但对于宗资墓的那一只石刻来讲,《研北杂志》可以证明它就是困病士卒模拓的“天禄”,则证成了本文“二角为天禄”之说。此其证二。

再次,孙机先生所引的浙江出土铜镜,确实有一独角兽旁注铭文“辟邪”的^[29],可以证明“一角为辟邪”之说。虽然笔者说过不同材质和品种的神兽不能相互比较,但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实物实在有限,所以聊备于此,以助成此说。此其证三。

综上所述,南朝帝陵的带角石兽符合“左兽为

表二// 文献中的南阳石刻描述

宗资墓		宋均墓	
左	右	左	右
左曰天禄(董道)	右曰辟邪(董道)	左刻天禄(一统志)	右刻辟邪(一统志)
存者天禄(陆友仁)	辟邪已亡(陆友仁) 折缺中半(杨应奎)	为雷所轰(一统志)	

二角、右兽为一角”的角数规律。梳理宋代的金石学文献,可以推理得出“一角为辟邪,二角为天禄”的结论。

(本文的写作得到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先生、马涛先生的指点,特此致谢)

(本文图片如未说明均来源于笔者摄影)

[1]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5年,第198页:“一角为天禄,二角为辟邪,总名桃拔,其无角者名符拔,或作扶拔,与桃拔同类。”

[2]梁白泉、卢海鸣:《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朱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页。

[4]孙机:《镇江文物精华笔谈——石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9期。

[5][9][16][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64、21、23、44页;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6]本人将撰文就南京地区王侯墓石刻的定名进行讨论。

[7]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96页载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雌雄双兽镇一为独角,一为无角;第98页载咸阳市博物馆藏西汉玉兽、第110页载河南淮阳县出土的东汉石兽承盘都是一对二角翼兽。皆与本文所论东汉及南朝镇墓石兽有所区别。

[8]龚良:《陵墓有翼神兽石刻的发展及其艺术源流》,《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10]此物现藏河南南阳县汉画博物馆,但由于玻璃隔挡,已不如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88号照片清晰,故采用此。近观沈琬《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博士论文)第61页图,其脊部的鳞片(联珠纹)与南京帝陵石兽极为相似。

[11]此特征为曾布川宽教授最早发现,参见《六朝帝陵》第38页。

[12]石兽陵主目前争议较大的,暂从国家文物部门1988年颁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下同。

[13]据王志高先生点示,目前定为万安陵的石兽可能是齐末或梁初的王侯墓葬之物,而并非帝陵。照这样的解释看,其无角兽的特征也恰恰符合甘家巷一带王墓石刻无角的规律。

[14]古人的习惯是坐北望南、面阳背阴以分左右,所以“以东为左,以西为右”。他们把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都是一个道理。

[15]这让人想起许慎《说文解字》“麒麟一角”的解释,东汉以后的学者首先为麒麟引入了雌雄的概念:“麇,牝麒麟也。”“麟,大牝鹿也。”麟是雌的,而一角的麒麟是雄的。这样推理一下,南朝陵墓石刻的左兽可以是麟,右兽可以是麒麟。以右为尊。

[17]王志高:《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8]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19]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18~429页。

[20]《汉书》卷九十六上。

[21]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八十九,《四库全书》本。

[22]《后汉书》卷八。

[23]董道:《广川书跋》卷五,《四库全书》本。

[24]《明一统志》卷三十,《四库全书》本。

[25]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26]陶喻之:《〈汝帖〉摹刻汉墓石兽刻字考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27][28]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86~187、198页。

[29]王子伦:《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中国古典出版社1957年,图27;《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

On the Names of Horned Statuaries of Southern Dynasties Mausoleums

By Investigating the Rule of the Number of Horns

SONG Zhen-hao

(History Depart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Abstract: By carefully investigating on 11 sites of horned statuaries of Southern Dynasties tombs, a rule of left one with 2 horns and right one with single horn can be concluded. With the main criteria of S-shaped body, we can divide the 11 sites to two categories: Category-A imitates the prototype of Han Dynasty style which has 4 toes in each foot; Category-B imitates the prototype of lions of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has 5 toes in each foot. Though researching on archeological documents about the statuaries in Song Dynasty, and correcting Zhu Xizu's arguments, 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 a 2-horn statuery is called Tianlu and 1-horn statuery is called Pixie.

Key words: statuery of Southern Dynasties; rule of horns; Tianlu; Pixie